

岁月留痕

许禄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许祿◎著

岁月留痕

庚寅年許祿



吉林出版集團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留痕 / 许禄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87-3135-4

I. ①岁... II. ①许...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62925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杜佳钰

刘瑀婷

装帧设计 佳钰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岁月留痕

许禄 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长春市财源印刷厂

开本 / 660 × 960 毫米 1 / 16 字数 / 392 千字 印张 / 24.75

版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张笑天

我与许禄先生的相识带有点偶然性，那是2002年我因眼部受伤住进医大一院，我的主治医生蔡淑安教授精心为我治疗，后来得知她的丈夫许禄酷爱文学，于是有了接触，有了交流。我看过他的几篇小说，觉得文字功底不错，且朴实无华，有真情实感，便向《小说月刊》杂志推荐发表，读者反应很好，这可能对坚定许禄的信心有好处。

许禄先生是位科学家，他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获得累累成果。他是我国计算机化学的先驱。他的专著为我国计算机化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启蒙及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是读着许老师的书成长起来的”，许多年轻人如是说。

然而，许禄又非常钟爱文学。有意思的是，仅仅读了几个月的初小（即小学的前四年）和苦读四年的其他学生一起参加高小（小学的后两年）考试，他竟然中了“状元”，这得益于他的语文，更准确些说，他的作文得了满分。

他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古城开封一所著名高中。尽管他的理科是班中的佼佼者，但他却非常向往北京一所著名大学的文学系。他一度决心攻文，然而，最终，他踏上了攀登自然科学的崎岖道路。

但对于文学的钟爱他却始终不渝，只是，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他不能有任何懈怠。为了跟随科学发展的前沿，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必须阅读外文的文献，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今年到

明年，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老年，唯独没有时间读的是我喜爱的文学。”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到了老年。别人劝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绷紧的弦应该松弛一下了。”这时候许禄惊奇地发现，尽管完成了新老的接替，但他却难以割舍他已经从事了一辈子的科学研究。他由衷地热爱文学，然而，他也由衷地热爱自然科学。

毕竟，他可以“松弛”一下了。他休息的特有方式是读文学的杂志或文学的书。有感而发时，许禄喜欢动动笔墨写点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管它大小报纸或杂志，只要看到‘征文’二字，我就挤到前边去凑热闹。”于是不断有文章见于报端或杂志，日积月累，便成了今天的《岁月留痕》。

从《岁月留痕》中能够读出一个科技人的人生。如，在“岁月篇”中，《一株新苗》生动地描绘了他的科研生涯。据知，作者是“文革”后我国首批德国洪堡基金会——驰名于世界的一个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当作者踏上德国的土地时，他被当时国内和国外差距之大惊呆了：“从万邦来朝的盛唐，到清朝的耻辱史；从世界经济的腾飞，到中国的‘文革’十年，此时此刻，作为中国人，我有一种难言的苦涩。”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有爱国心、有责任心的科技工作者的心迹。

这种心迹的流露，还可从《外语摸底考试》和《赴德之旅拾零》两文窥测出来。文章所述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从侧面却生动、幽默、真实地记录了“文革”对中国的科学、文化，以及经济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中国的成立，约150年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总是“珠玉在侧，觉我形秽”。长期以来，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始终有一道伤疤：作为中国人的自卑情结，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习惯性自我贬损。由此，从许禄文章中可以听到一种强烈地呼唤：作为中国人，应该自信、自强、自立。同时，借用新加坡一位年轻人的话：“最不喜欢听到贬低中国的声音和侮辱中国人的话。然而，有的中国人，却喜欢挖苦他的姐妹和丑化他的同胞。”这又何尝不是作者许禄的声音呢！

作者用朴素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在他人生中的亲情和友情。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母亲就问妹妹：‘德国有多远啊？’妹妹说：‘比东北还要远呢。’母亲向前探一下身子，再问：‘你哥今年中秋节能回来吗？’妹妹说：‘太远了，不能回来。’这样的对话每每要重复多遍……母亲瘪瘪嘴，她很失望。”一位母亲对远在天涯儿子的思念之情便跃然纸上。

从许禄的文章可以读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并充满了爱心的人。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但他还一直惦念高中的两位同学，因为他们政治上曾经遭遇不测。他惦记老同学的人生和命运；他“莫名”地牵挂两个博士生，而这两个学生都与许禄素昧平生，只是由于许禄曾经参加过他们的论文答辩。他惦记他们的疾病（其中一人罹患癌症）、前途，甚至他们的父母。

当今，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席卷下，学术界已不再是净土。有人说：学术界与政界、商界并列，成为权势、资源、利益汇聚之所。学术界布衣色彩渐淡，官、商色彩益浓。科技界的观察者王中宇说：“学者追求的学问，吸引学者的是良好的治学环境。权势和财富吸引来的不是学者，而是禄蠹和商贾。”另外，当今，市场化的浪潮席卷全社会，由于缺乏民主法制的制约，科技界以及教育界，其腐败之严重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行业。还有，某些名人不能自律而自命为“神人”，他们过多的兼职等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等等，对之，许禄都语言犀利地进行了针砭。

许禄的经历比较丰富。为了深造，他曾经到过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等。按照他的视角，他记录了有感而发的点点滴滴。文章可读性很好。

科学与文学是可以互补的，不唯是兴趣所在。人有科学与文学的两翼不容易。我为许禄先生的精神和作品所感动。

目 录

亲 情 篇

- 003 母亲的石榴
- 007 最后的探望
- 011 我和三弟
- 018 母亲的花生米
- 020 想念妈妈
- 022 父亲接我回家
- 026 我们这个家
- 031 姥姥的功德
- 033 世上最懂我的那个人
- 035 母爱无限
- 037 簪子
- 039 “许大铁子”演义
- 041 苦乐参半
- 043 儿子长大了
- 045 被儿子抓了一回“辫子”
- 047 儿子探亲
- 049 坐儿子开的车感觉真好
- 052 六旬而寿
- 054 儿子出国及父爱

- 066 “武装”老爸
- 068 那个周六，我没有礼物
- 070 “书傻”老公
- 072 遥念
- 074 老友相聚不忘少年情怀
- 076 我的“忏悔”
- 078 我和志忠友的书信情
- 081 阿姨妈妈
- 083 又是一年春草绿
- 087 清明致祭

岁 月 篇

- 091 我的小学
- 103 我的中学
- 120 入读大学
- 124 起步金陵
- 127 一株新苗
- 132 外语摸底考试
- 136 赴德之旅拾零
- 141 验收、翻译及其他
- 145 三次欧洲之旅
- 149 一个心结
- 157 一段插曲

- 161 阳光下的企盼
- 163 “风险”夏日
- 165 百般滋味在心头
- 167 老伴儿的心事
- 169 手机的故事
- 171 粮票的情结
- 173 饥饿年代
- 175 给儿子配汽水
- 177 给儿子买鞭炮
- 179 荒诞的婚礼
- 181 人生知己
- 183 我的家庭“作业”
- 185 下厨二十年
- 187 拥有“梦中天堂”
- 189 我们的度假“别墅”
- 191 “宅第”的变迁
- 197 电视的风光
- 199 导师齐格勒
- 201 没补上的最后一课
- 203 “羊羊”得意
- 205 庄重自成
- 207 我的“时髦”运动
- 209 我们的老年 Party

国外篇

在德国

- 213 歌德语言学院
- 217 在马普学会煤炭所的日子
- 224 德国朋友施密特
- 229 “秘密”的泄露
- 232 英国之旅
- 236 瑞士观光
- 239 柏林墙和东柏林一日游
- 242 “黑森林”中的小城

在日本

- 244 记去东瀛
- 248 在丰桥技术科学大学
- 251 中国留学生
- 253 日本文化及其他

在美国

- 258 “庞然大物”
- 260 如此美国
- 262 低档旅馆
- 264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
- 266 体验打工

在法国

- 269 到了巴黎

- 271 “杞人忧天”
274 巴黎一日游
278 “少妇”脸上的污秽

其 他

- 283 “我的中国心”
287 名师与高徒
295 种族歧视与心理变态

掺 沙 篇

- 299 立项
307 一个农夫的忏悔
313 名人不是“神人”
315 张教授承办学术年会的“收益”
317 谁能不忍？
319 不做“万事通”
321 关于建党节的讨论
323 权威·权力·良心
325 高风亮节
327 全怪二苏的疏忽
329 保持这方净土
331 恐龙和变色龙
333 科学的殿堂也应好好清扫

其他篇

- 337 首都“民兵师”
- 339 “猪倌”上任几把火
- 341 娘家来客
- 343 看不懂的年轻人
- 345 虚惊一场
- 347 与外国朋友互换硬币
- 349 小事见“公德”
- 351 欢乐大家庭
- 353 远亲和近邻
- 355 节多乎？
- 357 我们家的“传家宝”
- 359 我们家的发发
- 361 我们已是好朋友
- 363 “鉴真”号上的宫下二郎
- 365 “和尚大大”
- 367 圆梦
- 369 当赎不当赎
- 371 读余姓文章
- 373 畅游之乐
- 375 故乡春来早
- 377 “莫名”的牵挂
- 379 从“生拉硬拽”到“妇唱夫随”
- 381 岁月情怀



亲情篇



母亲的石榴

一年春天，我从邻居家的院子移植来一棵石榴树，栽在窗前。它很弱小，但竟然活了。在树的周边，我精心用砖垒砌，并将牲畜粪肥和沙子混合后填在其中，形成一个有模有样的花坛。我经常浇灌，以保持土壤适宜的干湿，因而，小树一派生机；次枝在小枝上的交错对生，使得幼树“不见其长，日有所增”，很快，枝繁叶茂，便有了树的形状。微风吹拂，枝摇叶曳，优美秀丽，婀娜多姿。

第三年，乍暖还寒的时候，小树便嫩叶抽绿。盛夏时节，花红如火，色彩鲜艳；秋季，满树的石榴悬挂于枝间。一场秋雨过后，石榴崩裂开来，露出硕大丰腴挤得满满登登的籽儿。那心是红的，肉厚厚的，一咬，又酸又甜。

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公元前二世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才将其引入国内。在我的故乡中原一代，乡人常将之植于庭院一角，或小道之旁，故石榴是一种很常见的果树和花木。石榴的“榴”原作“留”，故被人赋予“留”之意。

从初中开始，我到了我们家乡的那座古城。但是每年秋后，母亲总是要为我保存起来几个个大色鲜的石榴。当我回去的时候，母亲还像我小时候那样，小心翼翼地将石榴扒开、外皮剥掉，而石榴的籽儿依然完好地排列如初。母亲总是眯起眼睛看我吃石榴。石榴吃起来麻烦，但母爱无穷，我感到非常幸福。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京城的一所大学。从此，我远离了家乡。

石榴树逐年长高长大，窗户完全被它所掩映。母亲坐在屋里，透过窗户看着枝叶扶疏的石榴树；投进来的细碎月光总能引发母亲对远在天涯儿

子的思念。

常说，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树也有了“旦夕祸福”。“文革”中，这棵石榴树竟遭到了灭顶之灾。

“文革”风暴的袭来，很快，使本来平和宁静的村子被恐怖所笼罩。村里一个叫二愣的人，戴着红袖标，领着一帮子凶神恶煞的人，将村支书折磨致残，同时，将“资本主义的苗”夷为平地，使村子的四野变成一片荒芜。

这天，一帮子造反派的人，手持大刀阔斧，他们之举似乎是在“摧枯拉朽”，不由分说，噼噼啪啪地左右开弓，石榴树、枣树、花椒树等被砍被剁。母亲上前阻拦，被二愣狠推一把，趑趄趑趄地坐到了地上。二愣气急败坏地大喊：“革命的车轮往前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手不软！”

瞬间，一片狼藉，惨状万千。被斩首的鲜艳的石榴花和细嫩的花椒花朵陪伴悲愤的母亲一起哭泣。

村中，只要长了这种“资本主义尾巴”的，管它张家李户，无一幸免，统统被割了去。我的家乡本是“桃花盛开的地方”，转眼间，变得无树无木，无花无果，无鸡鸣狗叫，毫无生机……

自古以来，我们那里收下桃子、杏儿、大枣以及石榴等，都要挑出一些大的、鲜的、模样好看的拿到城里去卖，换点针头线脑、油盐酱醋什么的，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天老爷啊，谁知道这就是资本主义！“依革命的名义”，当然，资本主义的尾巴是非割不可的！

母亲，以及我的父老乡亲们的心在流血。

几年过后，一次回乡探亲恰是中秋。当我兴冲冲赶到家中的时候，眼前的一幕把我惊呆了：母亲正沿着一只梯子艰难地向上攀登，瑟瑟的秋风把母亲两鬓的白发吹得飘来荡去。母亲知道我近日将至，原来，她是到平台房顶收拾她的花生去了。霎时，我难以自控，泪流满面。

以往，她总是用“白花其”（一种较粗糙的白布）缝制口袋，将晾干晒好的新鲜花生米装满让我带走。我说，东北也有，而母亲说，沙地的花生好吃。确实如此，我们家乡的花生口感甚佳，况且，是我从小吃惯了的，所以，每次也就顺从母亲将一只沉重无比的大口袋带往东北。口袋里面中总是有几个又大又红的石榴。

唯这次例外。母亲一边用手摩挲花生口袋，一边满脸愧色地说：“没

有石榴。”似乎石榴树遭遇的不虞是她的责任。我安慰母亲：“不是有花生米吗？”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扭过脸，抹把眼泪。然后突然提起石榴花，是母亲想起了我小学时曾经发生过的一件意外。

一次，我的手被烫伤。母亲从厨房飞速奔出，用手掐了几朵鲜红的石榴花，然后在碟中研碎，加上小磨香油涂到烫伤之处，用布条子缠了缠，几天后，竟然好了。母亲说，姥姥家也有石榴树，小时候她的手也被烫伤过，是姥姥用这种方法给她治愈的。

看得出来，时至今日，母亲依然非常怀念由我引栽的那棵石榴树。

……

说起来奇怪，当那场灾难过去之后，被砍的那棵石榴树竟又发出新芽。一年，两年，三年，比以前还要枝繁叶茂，慢慢地又开始掩映我们家的窗户了。春天抽绿，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对母亲而言，它是失而复得的一件宝贝。母亲的心灵和这棵石榴树绵绵地缠绕着。

一般来说，石榴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即便是光泽已去，但是它的籽儿还仍然新鲜。我远在东北，关山相隔，很难及时吃到母亲为我保存的石榴，但是母亲一直小心存放。它，成了母亲的一种企盼。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到德国深造，儿子身在异域天涯，对于一生闭塞乡下的母亲，德国远到什么程度是模糊的。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母亲就问妹妹：“德国有多远啊？”妹妹说：“比东北还要远呢。”母亲向前探一下身子，再问：“你哥今年中秋节能回来吗？”妹妹说：“太远了，不能回来。”这样的对话每每要重复多遍。她所存放的石榴，儿子又吃不到了。母亲瘪瘪嘴，她很失望。

回国后，我探望过母亲，但那次在家的时间很短暂。后来，妹妹告诉我，说我走后母亲哭了。

当时，我说工作忙，要早点走，一个望子成龙的农村老太太，尽管盼儿已经多年，又怕影响儿子的“伟大事业”，也就没说什么放儿走了。

其实，再忙，呆上少许时日也无大碍。可我……想起来，真是愧疚难当。

一晃，又几年过去了。凭着感觉，我想我应该抽时间回老家了，并想，这次要携妻带子，陪母亲多住几日。而不巧的是，恰遇单位仪器验收。由于翻译要用德语这种小语种，很难另选他人顶替，我回归故里的计